

父子情

陪父亲看病

□刘红春

古稀之年的父亲患糖尿病已4年,遵循医嘱,每隔两年我都会陪父亲去医院进行一次住院检查。因为做好住院一周期的打算,父亲准备了一个行李箱,装满日常生活用品。一路上,父亲谢绝我的帮助,坚持自己提着行李箱。

门诊医生开了住院单,我去办理入院缴费手续。为配合做检查,父亲一直空腹。为此,我担心缴费时间过长,就让他去内分泌科护士站休息等我。两年前父亲在这里住过10天的院,对医院的环境都很熟悉,让他一个人待在护士站,我还是比较放心的。10分钟之后,缴费手续办妥,我匆匆乘电梯去16楼。来到护士站,没看见父亲,医生办公室也不在,又找了几个地方,都没看见父亲的身影。我有些着急了,赶忙拨打手机,父亲的电话无法接通!我的手颤抖起来,脑门上冒出了汗珠。又打,还是不通。会去哪里呢?我是看着父亲进电梯的,不可能10多分钟过去了还没到病房。这么大的医院,该去哪里找啊?父亲没吃早餐,随时会发生低血糖,会晕倒,会有很多危险……我不敢想下去,无头苍蝇似的在16楼乱窜。

跑了几个来回还是没找着,我只好不停地拨打父亲的手机。还好,这回通了,电话里传来父亲的声音:“春,你在哪里啊,我在护士站等你好久了。”“护士站?我就在护士站啊,没看见你,你在哪个护士站?”接通电话,我悬着的心放下来。“内分泌科护士站。”父亲很肯定地回答。怎么可能?住院部就一个内分泌科,科室也只有一个护士站,我确信是父

亲走错了地方。

“爸,你问问旁边的护士,让她告诉你是在哪个科室,我好过来找你。”电话那边传来了护士的声音:“这里是神经内科,老人家,你要找的内分泌科在楼上。”挂断电话,我飞快地朝楼下跑去。看着父亲提着行李箱从神经内科走过来,我有些生气,“爸,你前年才到这里住过院,怎么就不记得了?我都急了。”“我也不知道啊,出了电梯,看见‘护士站’几个字就进来,哪里知道错了楼层。”父亲不好意思地为自己辩解。

一时间,我心里难过极了,父亲怎么这样了?退休前的父亲,从事的是财务工作,耐心细致是他最大的优点,经过他手的大小账目成百上千,从未出过差错,今天怎么就把15楼当成16楼?父亲以前出过国,在国外很多地方都没有迷路,如今到熟悉的地方却走错路,看来父亲真的老了。

我仔细地看了看眼前的父亲,他的背有些佝偻,身板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已不再挺拔,头发白了,满脸皱纹。糖尿病的缘故,他的体形消瘦许多,行李箱在他手中显得有些沉重。

为防止父亲再次走失,我要求他坐在护士站等我,不要四处走动。这一回,父亲很听话,乖乖地坐在长椅上安静地等着我。直到我把复杂的人院手续办好,父亲才缓缓地站起身,冲我笑了笑,小心地问道:“都办好了?可以走了?”那样子像个听话的孩子。

父亲老了,变得听话,他的听话,让我心酸。

伉俪情

妻子的歌声

□郑立华

我家时常有歌声传出门外,在楼道里回荡,以至于上楼下楼有人会对我说,你老婆的歌声蛮好听的。是啊!妻子没有什么爱好,不搓麻将不打牌,平时就是喜欢哼哼唱唱。说起来,我有责任,我是她老公,没有陪她去参加一些娱乐活动,让她觉得我有些死板和单调。每当这个时候,我知道她又要用歌声来表达自己渐渐舒展开的情绪了。

妻子的歌声,不带任何修饰,几乎分不出高音和低音,但她总是感觉良好,唱了这首唱那首。记得几年前她曾鼓动我跟她一起唱《两只蝴蝶》,还说我们就是那对翩翩起舞的“蝴蝶”。洗衣、做饭她会唱,上楼、下楼,她也唱。有一次她一个人在家,一边做家务,一边哼唱,唱着唱着,竟忘了炉子上还烧着开水。待去查看时,结果壶里只剩下壶底一丁点水,她说要是再晚一点,这水壶恐怕要变成那黑脸包公了。

妻子的歌声,是随意吟唱。毕竟不是歌唱家,没有经过专业学习,所以有时候轻一句重一句的,甚至还缺词少句,不连贯。但这并不妨碍她乐此不疲,想唱就唱的勇气。她说她不能跟那些歌唱家比,她是来消遣的,所以她完全是即兴发

挥。她唱《我的祖国》,她唱《天上掉下个林妹妹》,两种不同的风格,不同的旋律,她照样可以唱出两种不同的韵味来。

妻子的歌声,是性格展示。记得她曾跟我说她从小就开朗活泼,喜欢唱歌。不过那个年代主要是唱唱样板戏和革命歌曲。20世纪80年代,改革开放了,我们的生活也跟着发生了变化。后来,生性活泼的她在我们婚后不久买来的收录机上做起了文章。每天下班后用借来的音乐盒带不断播放自己喜欢的歌,还用本子记下歌词,然后跟着音乐曲调,竟然学会了不少流行歌曲。以至于几十年后的今天,有些新歌她学学就会,一些老歌她想唱就唱。这么多年来,我从妻子的歌声中,听出了她对生活的不厌其烦地表达,对人生的积极向上的态度。

如今外孙女上幼儿园了,她从老师那里学到了不少儿童歌曲。那天,在饭桌上,听到外孙女唱起好听的儿歌,妻子更是有了兴致,她说今后有外孙女陪她一起唱歌,生活更有活力了。我一边附和着一边说,这下我们家要热闹了。我想,之前是妻子的歌声在家中回荡,今天再加上外孙女的歌声嘹亮响起,而且是一首比一首动听,一首比一首真挚……



濠滨晨练 张洪华

骨肉情

争着陪母亲

□陆琴华

这里的母亲,不是生我养我的母亲,而是岳母。

2020年春节第二天,妻子二弟给他大姐,也就是我的妻子打电话:“大姐,妈妈的病又犯了。”岳母85岁了,心脏不好,胸口一疼就得到我家附近的县医院住院治疗,一住就是10多天。

二弟是养殖专业户,先是养猪,后是养鸡,这几年又开始养兔子了。一天到晚,一年到头跟陀螺似的忙个不停。那天,二弟把岳母一送到县医院,妻子赶紧对他说:“你赶紧回去吧。”二弟说:“我回去做什么?”二弟说他养的几百只兔子春节之前就都处理了。妻子对二弟说:“医院就在我家前面,照顾住院的妈妈我包了。”

妻子兄弟姐妹7人,二弟前脚离开医院,后脚妻子的三弟就来了。三弟有两个孩子,一男一女。儿子还没有结婚,女儿去年到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就读,平时三弟又是挣钱给儿子还房贷,又是挣钱给女儿交学费,一年到头穿梭于城市的建筑工地上。有一年,三弟在内蒙古一家工地上,路途遥远,回来一趟不容易,家里有些不严重的事,妻子其他几个兄弟姐妹尽可能都瞒着,不让三弟知道。过年了,三弟闲着,自然该照顾一下住院的岳母了。可是妻子满脸惊讶,对三弟说:“你来干什么?”三弟说:“我来照顾妈妈。”妻子说:“得了吧。你看看,城里城外,到处都是新冠疫情防控,你还是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吧。”妻子在医院照顾岳母,出出进进,不仅要戴口罩、量体温,还专门办了一张进出医院的通行证,也就是病人家属只能一人拥有上医院的通行证。

岳母住院期间,妻子其他几个兄弟姐妹动不动要来医院探望岳母,守在岳母身旁的妻子就跟他们几个兄弟

姐妹视频,妻子说:“你看,妈妈脸色多好啊!妈妈精神多好啊!”那几个兄弟姐妹看到视频里的岳母就一个个放心了,也就打消了来县医院看望母亲的想法。

岳母住院第四天,妻子的手机响了,原来是身在千里之外的大哥打来的。大哥原来是地方一家企业职工,后来企业倒闭了,大哥一时没有着落,就跟没头的苍蝇一样到处乱撞,到工地搬过砖,到市场卖过青菜,甚至拾过荒,后来凭借自个儿当初在厂里拥有的技术在南方一家企业站稳了脚跟,有了属于自己的两处房产。等到儿子结婚了,女儿出嫁了,60多岁的大哥该享享清福了,大嫂偏偏又患病,一年到头,药不停,针不断,大哥也就成了大嫂名副其实的家庭护工。大哥在电话里对妻子说:“他大姑,你先照看一下妈妈,我这就买车票回去。”那个时候大嫂刚刚透完析。大哥说:“妈妈住院了,我不回来怎么能行啊?”

自从我辞去原单位工作,来到民办学校任教,家务活都落到妻子一人身上,妻子也就很少到娘家去,最多逢年过节身上装点钱来娘家看看,有时岳母做好的饭来不及吃,妻子就又匆匆回城。这回大哥还是坚持要回来照顾岳母。妻子急了,对大哥说:“虽然妈妈心脏不好,住院是件不幸的事,可也为我提供了一个陪陪妈妈的机会。”妻子对大哥说:“要不是妈妈住院,我能有机会跟妈妈面对面聊天吗?我能有机会跟妈妈一间屋里睡觉吗?”岳母住院期间,妻子把医院提供的折叠椅当作床,紧挨着岳母的病床,不要说岳母咳嗽一声妻子都知道,就是岳母的心脏跳动妻子都清清楚楚地感受得到。

妻子这么一说,在电话那头的大哥说:“他大姑,我听你的。”竟然哭了。